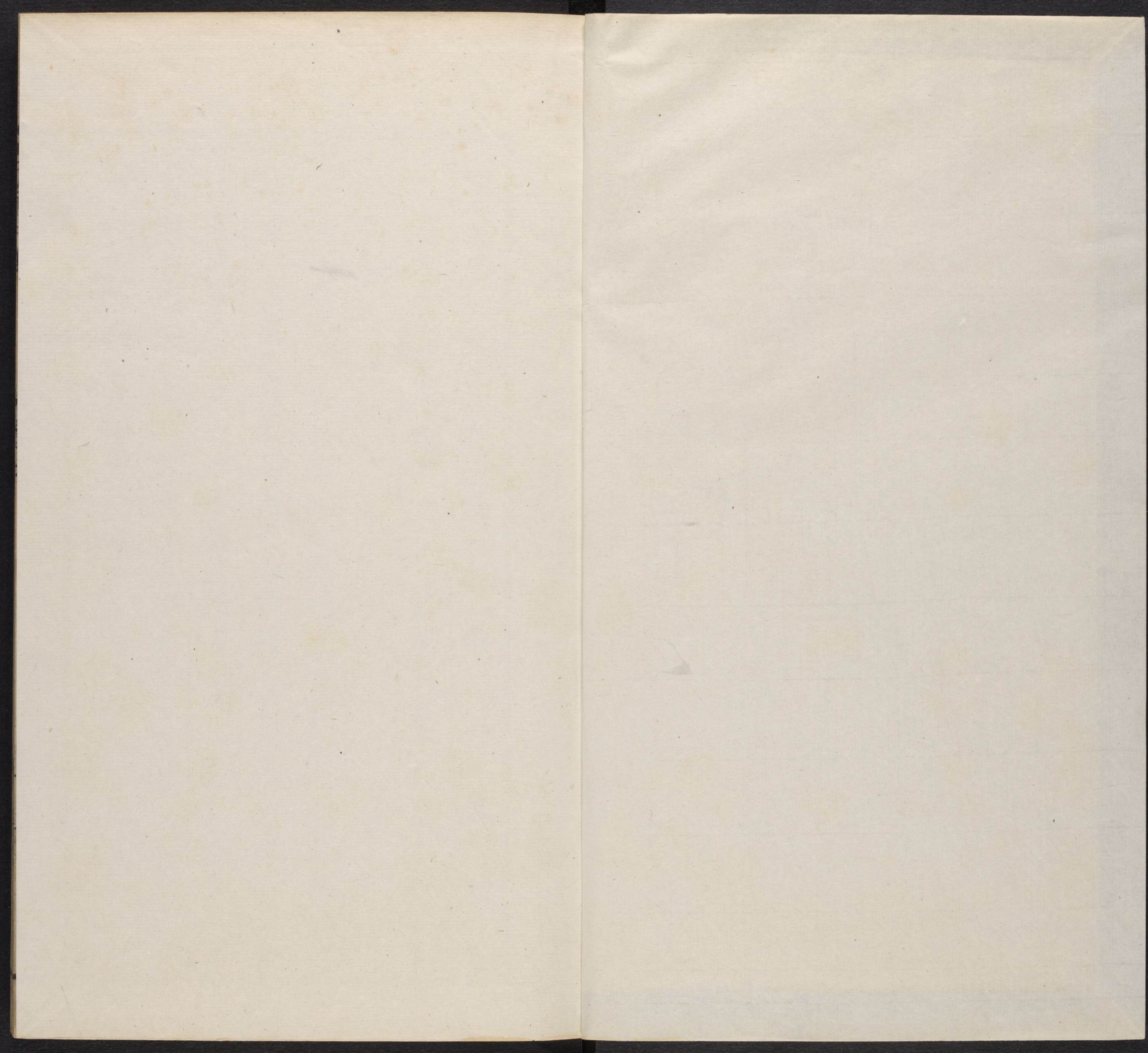


T 523A.07/79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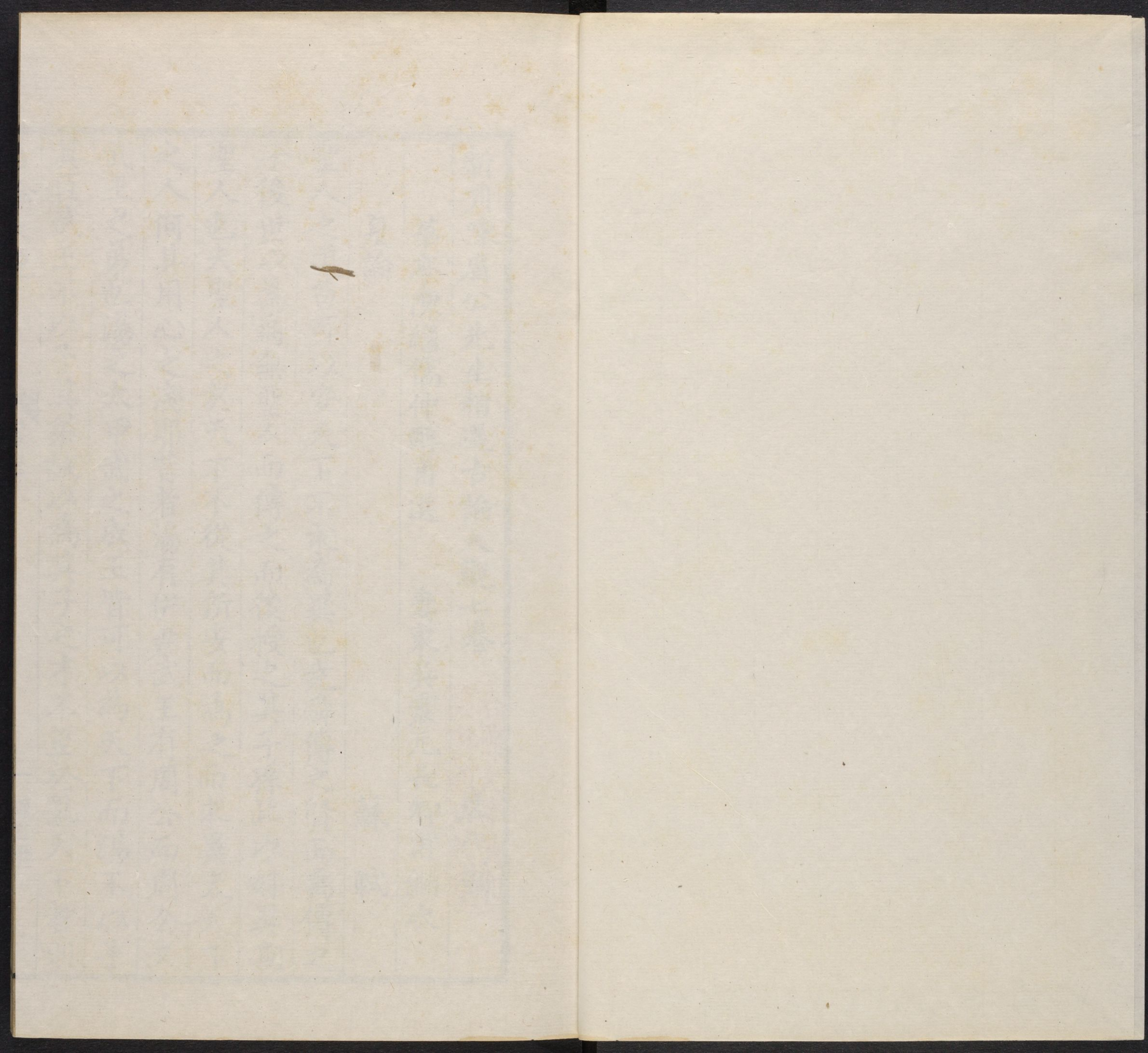
9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3 1950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七卷

哈佛大學  
圖書館  
藏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吳震元長卿甫編次

夏論

蘇軾

聖人之道苟可以安天下不求為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  
子後世以為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之其子孫此以好異期  
聖人也夫聖人之於天下不從其所安而為之而求異夫天下  
之人何其用心之淺耶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  
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為天下而湯不以予  
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誠以為其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則



古論大觀  
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為異也而天下之人何獨疑夫禹哉今  
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以予其子孫人情  
之所皆然也聖人以為不可易故因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  
而無相亂以至於堯、舉天下而授之舜、得堯之天下而又  
授之禹舉天下而授之人此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  
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為之豈以為異哉  
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為異而震之則天下皆將喜  
其名而失其真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  
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肯傳之禹以

為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為不足受  
也使天下復有禹予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啟可以為  
天下故也啟為天下而益為之佐是益不失為伊尹周公其功  
猶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魯人之法贖人肯受  
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賞夫子嘆曰嗟夫使魯之不復贖人  
者賜也夫贖人而不以為功此君子之所以異於衆人者而其  
弊乃至於不贖是故聖人不喜夫異以其有時而窮也閔子終  
三年之喪見於夫子援琴而歌戚、而不樂作而曰先王制禮  
弗敢過也子夏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取琴而鼓之其樂侃、



然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而夫子皆以為賢由此觀之  
禹益之事傳者之過也記有之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  
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舜禹皆有所  
從受天下者其所從受天下者不可忘也故舜宗堯而置瞽瞍  
此天下之大義也至於不獨廢堯而且忘舜鯀雖得罪以父故  
得祭於郊從舜之義則禹為忘其君從禹之義則舜為忘其親  
二者皆聖人之所不為也予聞之禮之所行義之所許也故禮  
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舜禹之有天下則先王之所未有  
也故堯雖非父而其德載於後世不可以不宗瞽雖其親而無

功於人不可以私享二者皆義也至夏后氏郊鯀而宗禹此禹  
之子孫之禮也孰謂禹之不宗舜哉柳下惠稱有虞氏郊堯而  
宗舜先儒以為此虞氏子孫之禮也以虞推禹則禹其有不宗  
舜乎雖然夏之子孫所以不宗舜者以有鯀也鯀雖得罪於舜  
而從事於水者九年非瞽瞍之比也故卒為夏郊而三代祀之  
三代猶以其功祀之而其子孫顧可以他人廢之乎故夫虞夏  
之祀皆義之所予也



郊鯨論

金履祥

按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然均之失德不見于經傳蓋德不若舜禹耳有禹則舜不以天下私均也舜處其子于商而禹復封之虞古史謂服其服禮樂如之容見天子而不臣然古史又謂舜宗祀堯至舜之子孫則更郊堯而宗舜此據國語及書昭之說也舜郊嚳宗堯則禹固當郊堯而宗舜矣而乃以堯舜之祀歸之舜之子孫顧自郊鯨烏何也曰此夏之末造也夫三聖以天下為公則皆奉其祀三王之子孫以天下為家則各祖其祖舜之宗堯禹之宗舜一也舜之郊嚳禹之郊堯亦一也其





郊鯨也則夏之末造也祀夏配天其諸始于少康乎于是郊堯  
宗舜則屬之虞思之國矣孔子曰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  
也蓋商周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則祀郊禹矣祀而郊禹  
則虞郊舜而唐郊堯者天子之事守也

大禹論

王十朋

堯舜禹皆聖人也惟其傳賢傳子之不同而後世不能無異論  
也自孟子之前人皆以為禹德衰故不傳於賢而傳於子萬章  
以是發問孟子辯其不然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然  
後學者以傳賢與子一本於天而有無以議禹也至韓子作禹對  
而其說又不然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所也禹之傳子  
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且謂  
孟子求其說而不得又從而爲之辭近世善議論者莫如蘇子  
蘇子之言曰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思



與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堯舜之傳賢是不得已而禹之傳  
子豈聖人之不喜異也自萬章之問至蘇子之辯其說有四然  
而聖人生公之心率未明焉以為德衰而傳子者是以述論聖  
人其說也固陋矣而孟子歸之於天下亦未免乎不通也堯之  
傳舜之傳禹之傳子其大計固已定於生前不待身死之後  
始聽天命人心之自歸也謂舜禹避朱均而益避啟者其說蓋  
亦不經矣韓子以為憂後世蘇子以為不為異韓子之言也近  
正蘇子之言也近人情然皆未得夫聖人之心者蓋聖人以天  
下為公器其視賢與子一也賢可傳而傳不以傳賢為嫌而害

天下之公器子可傳而傳不以傳子為私而有憚於心也昔吾  
夫子以大道而傳之學者夫以人情論之夫子豈不欲私其子  
哉然而過庭之訓止於詩禮陳亢以異聞為問率以君子遠其  
子為喜亢以私心量聖人而其問與喜皆不然也夫子嘗謂才  
不才亦各言其子者人之情也至於所欲傳道之心視回與鯉  
一也堅高之妙在回而詩禮之外無以告鯉者豈親門人而遠  
其子哉使回如鯉如回則詩禮之訓在彼而堅高之妙在矣  
矣道與天下皆公器所以傳道與天下者不以賢與子而二其  
心然終為大聖人堯舜禹之傳天下如吾夫子之傳道堯舜非



遠其子禹非親之也民之所安吾從而與之不知傳賢之爲遜  
天下傳子之爲世吾家尚何不得已與俱夫爲異也哉若無憂  
後世爭之亂而以之傳子者固可以爲天下後世法矣原其  
所以傳之人心出於以天下爲公而視賢與子爲一無有不得  
已與俱夫爲異之事而非有憂之慮之心而委曲爲之計也  
愛其子面私有與之者人之情憂後世而爲之計者君子之法  
不以親疎內外二其心者至公大同之道知此三者之說  
然後知堯舜禹之二其心而傳賢與子一也

禹論

蘇轍

聖人之於天下苟可以安民不求爲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  
之子後世以爲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之其子孫此以好異  
期聖人也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  
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爲天下而成湯不以予其臣武王  
不以予其弟誠以爲其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無事乎授之  
他人而以爲異也而天下何獨疑禹哉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  
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以予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聖人以  
是爲不可易故因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



堯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舉天下而授  
之人此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  
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為之豈以為異哉天下之人不能皆賢  
而有異人焉為異而震之則天下之人皆將喜其名而失其真  
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  
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以為異而疑天下  
不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為不足授也使天下復有  
禹予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啟足為天下故也啟為天  
下而益為之佐是以不失為伊尹周公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  
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

大禹論

陳傅良

一聖人作必有以勝乎古之人者矣吁愈作而愈勝吾固憂其  
所終也是故舜之勝堯禹之勝舜非舜禹之美事也時之及聖  
人不能却其來則勢之積雖聖人亦不可保其往也則舜禹亦  
不得以為之也後之聖人又有以勝之者矣而天下之變遂至  
于窮焉而無所歸世之議者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貢嗟  
夫貢之猶有所不善也固所以遺商周也助之盡善是其所以  
開秦已矣何者天下之理是非之相因而成毀之相仍故法不  
可以極而弊常生于積美之後民之初混焉生群焉居而已夫



其混焉生群焉居貴賤無別而彼此不相為用甚逸而可樂也則其戴聖人而君之者非意也勢也惟其利也而昏于其智之不察也其害而窘于其材之不禦也其爭也而紊于其謀之不決也彼見夫聖人之不類也而其智之足以察也才之足以禦也謀之足以決也則自驟而君之以求其如是之欲而已聖人者亦供其如是之求而已上之人初無所取于其下也下之人初無所奉于其上也夫上之人無所取乎其下是法也下之人無所奉於其上は無禮也後世聖人謂是不可以久也於是乎有貢嗚呼自其貴賤之無辭彼此之不相為用至於上得以取

其下而下得以奉其上則亦既詳矣羽皮不如絲麻絲麻不如袞冕佩玉至其有袞冕佩玉人始艱于自檢且將放焉以惟安之求則曰不如祖禡之適夫絲麻雖質民不病于寒而袞冕佩玉之飾盛民始病于禮故凡近質者猶可措其未施之智而盡飾者蓋滋其無已之情是故入之情不可使之甚便而君子之治亦難乎其無餘巧也以無餘之利足甚便之欲而天下之患日益故曰井田之成阡陌之生也彼秦人以其功利之心一旦廢先王之井田而阡陌之天下亦卒不以此患苦之而甚秦也破先王之舊而天下不患苦之者亦已有所厭而喜其新幸其



有所縱而解其甚也已故孔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吁聖人固已憂天下之必秦而嘆虞夏之道不可復見也哉

伯益論

金履素

伯益即伯翳也秦聲以入為去故謂益為翳也字有四聲古多轉用如益之為翳契之為尚臯之為咎君牙之為君雅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文者如陶之為繇垂之為倭繇之為鮐虺之為儻紂之為受罔之為羿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太史公見書孟子之言益也則五帝本紀言益見秦記之為翳也則秦本紀從翳益疑而未決也疑而未決故于陳杞世家之末又言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則遂謬矣胡不合二書而思之乎夫秦記不燒太史所據以紀秦者也秦記所謂佐禹治水豈非書



所謂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者乎所謂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益作朕虞若予上下鳥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而獨以二書字異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獨四岳不名爾而姜姓則見于書傳甚明也其餘未有無名者夫豈別有伯翳其功如此而反不見于書又豈有馴于鳥獸者孰加于伯益雖朱虎熊羆亦以類見果又用翳才績如此而書反不及乎夫以伯夷不得為伯益則高不得為契咎繇不得為臯陶倕不得為垂鮒不得為鯀它如仲伋不得為仲虺紂不得為受羿不得為罔君雅不得為君牙乎史記本紀世家及總叙之謬如此者多不

惟叙益為然也重黎二人而合為一則楚有二祖也四岳為齊世家之祖而總叙齊人伯夷之後則齊又二祖也此其前後必出于談遷二手矣故其筆刺如此而羅氏路史因之真以益翳為二人又以伯翳為臯陶之子則羸郟李三姓無辨矣且楚人滅六之時秦方盛于西徐延于東越基于晉使柏翳果臯陶之子臧文仲安得云臯陶不祀乎又以益為高陽氏之才子隕獸至夏啟時則二百有餘歲矣夫堯老而舜攝舜耄期而薦禹豈有禹且老而薦二百歲之益以為身後之計乎皆非事實不可以不辨



寒浞論

羅泌

史臣言唐安史能以臣反君而其子亦能以賊殺父以為天道  
之好還蘇竣之亂栢彛涕遣俞縱遮守蘭石竣數誘之縱益死  
守或勸以利縱曰吾德栢侯惟有死報吾之不負栢侯猶栢侯  
之不負君也石演芬胡人也假父李懷光將遂與朱泚而演芬  
亦請討之懷光罵曰若為我子柰何亡我家邪對曰若天子股  
肱我公之腹心若負天子我何得不負公吾嘗言之造物者之  
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非惟報之其報之也必厚天  
道豈難知哉惟其效有遲速之不同爾而歐陽子遂有幸不幸



之說惡可謂詛理也哉秦政焚書阬儒以愚黔首黔首未愚而其子胡亥已不分于鹿馬曹操令不仁不孝而有兵攻術者咸舉無遺民俗未化而其子丕經未反哭廣設百戲顯納二女殺妻害弟不善之報如是豈有所謂幸免者邪舍人須驗商鞅法也而鞅竟以無驗執納甕熾炭周興計也而興竟以熾甕服索元禮作鐵籠以繫囚而卒自冒之李林甫好歸獄于天下而國忠亦即其術以推治殷洪喬不作置書郵而子浩遂有竟達空函之厄小且若是秦宏遠天地之道則天地遠秦亦宏矣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

乎爾者也唐虞以遜禪帥天下而商湯去其所以帥而帥之以其非所帥然則周之于商奚間焉曹孟德能欺孤兒而奪之司馬仲達亦能給其寡婦而攘取及劉裕之平逆亂則又司馬德宗之曹操也隋煬弑父殺兄及宇文之變而父子更相為疑此豈有所愛者晉能與白狄伐秦秦亦能與白狄伐晉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敬人之兄人亦敬其兄石勒病遣二王俾之國虎留之而給以遺及虎之病留二王使輔政妻逐之而給以留虎之于勒姪也殺其子以及其母遵虎子也亦殺虎而及其母甄后之戕郭后室糠其口既郭之戮亦以糠室其口朱溫令蔣暉



弒昭宗昭宗環柱而走釗之擊柱者三乃歸獄于裴季暨友珪  
 之逆俾馮廷諤以釗犯温温亦走旋柱釗之擊柱者亦三乃歸  
 獄于博王友文及末帝之討逆友珪竟俾廷諤奏刃而廷諤亦  
 自殺矣夷羿之不道以臣逐君絕后夔而其妻與其相浞亦能  
 賂龐蒙而殺羿子六死于窮門浞能弒相而伯靡卒能滅浞陽  
 推五福以顛升陰幽六極以顛降天道好還豈不明甚矣哉予  
 觀慶封蒲嬰之于崔杼慶舍蒲葵之于慶封與夫元昊訛隴等  
 事而益歎羿浞之會舉天理自然者故曰愛出者愛入福往者  
 福來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三后之裔皆王

而有吳者卒夷昧之  
子孫視履考祥謚哉

關龍逢論

張謂

禹成九功誕受天命桀喪一德悖于人心為虺為蛇如豺如虎  
 既毒螫焉又吞噬焉重之以昆吾因之以未喜匹夫醜夏多士  
 懷殷萬方囂然九州危矣公夏后之諍臣也以謂為臣之禮不  
 擇其利食君之祿不避其害亦知直言之賈禍國感時危欲其  
 行之速也亦知諷諫之微福里迂車遠恐其效之遲也由是犯  
 帝座排天門謀成深心藥進苦口石可轉也不可奪其堅貞身  
 可殺也不可拚其忠義夫生死者必然之常數忠義者不易之  
 大節位卑則迹遠祿厚則息深息深則義重于生全義可也迹



遠則生重于義全生可也夫子世卿之族捨生即義賢哉且伊尹之遇殷湯也賢與聖合之賢聖之間相去甚近此其所以行道也夫子之逢夏桀也賢與愚合之賢愚之間相去甚遠此其所以喪身也向若桀昧可革從公之言則國不失夏之初君不失禹之舊殷湯不能成大業伊尹不能建元勳諸侯奉干天子一姓傳于萬世驕君暴怒亂國淫刑朝行斧鉞之誅夕覩市朝之變千載之下九原之止殷人比干攜手而游耳嗚呼先王納諫而昌後王拒諫而亡當其昌也忠良勝于邪佞及其亡也邪佞勝于忠良故君子慎于語默審于行藏豈徒然哉蓋有也

商論

蘇轍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彊之民故其道本於尊而親貴老而慈勿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志柔之道以揉天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者何優柔和易可以為久而



不可以為疆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  
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  
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蓋  
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疆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  
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疆者易以折而  
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疆者易以折  
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  
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  
能久而不能疆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

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  
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寢衰又夫尊賢上  
功則近於強親親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  
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齊而周公之治周者其所以治魯  
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先亡也書稱伊尹去亳適夏既  
醜有夏復歸於亳蓋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既以處士從湯矣及  
其適夏非其私行也湯必與知之其君臣之心以謂從湯伐桀  
以濟斯民不若使去以事桀以正其亂惟仁夏不亡商不興無  
憾也及其不可復輔於是捨而歸耳其後文王事紂亦身為之



三公至將囚而殺之然後棄之而西蓋湯之於桀文王之於紂其不欲遽奪之者如此此其所以為湯文王而後世之所不及也

成湯論

陳傅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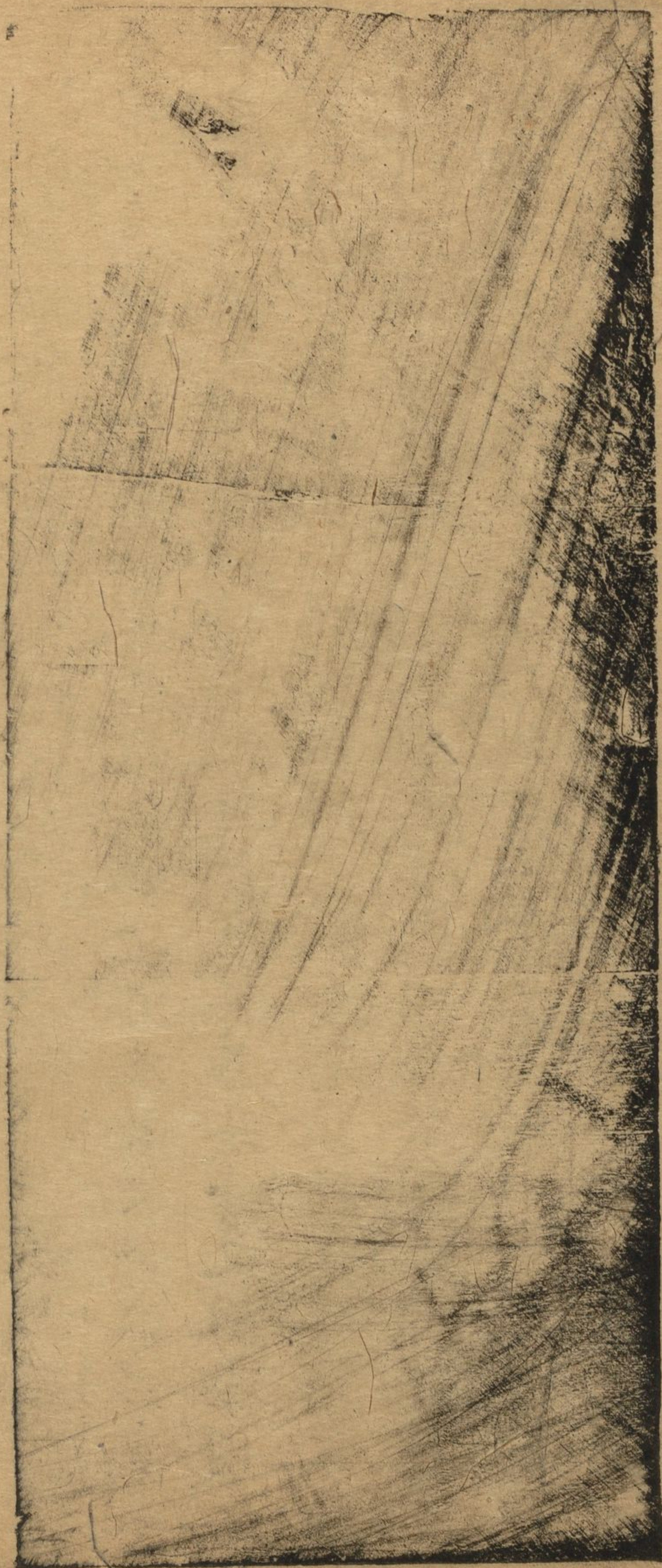
聖人而有所立也猶懼其天下之變也聖人而有所變則亦趨天下而詐之也夫天凡人之情弗堪于尊卑貴賤之檢耻役于人而樂于亡辨未嘗不欲一決而逞也而聖人為之禮為之法禮之可愧而法之可畏故天下不忍犯君之尊而憚其嚴雖然禁人已詳而人情不自勝猶懼其僭而至于篡弒而至於無所忌也而聖人又將易之而自肆乎其外動天下之兵加諸其天下之君而曰吾亦以為理吁吾身禁之吾身犯之則天下蕩然弗顧且至于大亂亡日矣聖人憂焉曰道之在天下覺之而信



愚之而尊故為之明以易天下之見而道信為之幽以難天下  
之知而道尊信以行吾道之常而尊以通吾道之變心吾知其  
明也卿士吾知其賢也庶人吾知其公也索之冥冥探之茫茫  
而謂之卜者果何取也見獨而未孚議搖而未固心失其明卿  
士失其賢庶人失其公卜一施焉則獨者孚搖者固故心也卿  
士也庶人也為之明而卜也為之幽吾取焉而用其自神之機  
而寓之曰天天之流行則斯民也動於其所不測而安於今日  
之所未嘗意其固然而忘其前日之所不可其見聖人也天而  
不人而見其君也獨夫而不君而後禮法可以無廢吁天之說

所以愚天下之耳目而濟禮法之窮而聖人病矣嘗觀于商其  
書必言卜其詩必推詳異其懼民必以其祖考而其禮必嚴於  
祭孔子亦曰夏道尊命敬神而遠之商人尊神先鬼而後禮則  
商俗之鬼自湯之援天以自神烏始也蓋嘗論之當周之衰諸  
侯之僭極仲尼歎繩之而征匹夫也以匹夫之位而繩諸侯之  
是非其名日益僭春秋之作於是乎書王湯欲加其所不可加  
于天子而託之天仲尼欲加其所不可加于諸侯而託之王吁  
吾是以為聖人病也





伊尹放太甲論

陳越石

商甲不惠於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亦為臣之所立或曰社稷之重必當如是淺于國者之為論也至若承湯之教全殷之統立臣之節豈如是耶君上之不肖與賢智豈臣下之有不知耶擇其嗣當求賢而立之不知其非賢以為不明因而放之令其自新如日蝕不吐河清難俟中原之鹿將軼時乘之龍待駕于臣之業何如又况乎體非金石而冒霧露如懷失國之詬以損其身則弑君之謗消無日矣陳子曰臣之忠有幸而忠者也君之立有幸而立者也知殷之君臣皆幸而成者噫泥々接踵



古論九卷  
羿、比肩君可放乎哉其後新取于西魏成于東司馬氏之有天下其始也未嘗不伊不周其終也未嘗不羿不浞皆取伊周以為高矢也孟子曰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有旨哉

伊尹論

蘓軾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彼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廉潔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于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辨者愈



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之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計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不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

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于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于舜禹臯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于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收信于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眈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于天下一為希濶之行則天下群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



可者亦已過矣夫

伊尹論

陳傅良

人心之疑舉天下之口以解烏不解也而唯一無心者足以定之均千金之產雖其父兄不敢以意屬諸其鄰二人之爭必塗之人曲直之而後釋蓋無心者天下之所信而自固也昔者湯之仁天下之德所衆矣桀之不仁天下之讎之者亦衆矣彼其德湯而讎桀也則湯之與天下必以為是而其伐桀天下亦孰以為非雖然或者是其所德而非其所讎天下之心猶有疑也何者天下之人固有不忍思湯以自便而雖被桀之虐必有不

敢怨焉者在也且夫君臣之分甚明而理亂者勢之常數則幸



國之彙而易其君又仁人之所不為豈有天下而無仁義之人也哉天下而有仁義之人則湯之仁也吾將以為固然桀之不仁吾亦安之于無可奈何而已必不恐德湯以叛君不敢以桀棄而不之臣也夫使天下之夫有一夫惻然乎湯之不忍歸而惕然乎桀之不敢去則聖人所不取嗚呼此伐夏之師所以至伊尹而定也彼伊尹者耕畝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者也桀之暴也不加湯之聖也不聞彼其心何嘗利湯而病桀哉湯三聘之而悶然而應薦之桀者五反而衍然而適則其心又非欲興湯而亡桀也夫其不病之也而又非欲亡之也而至于醜夏而

不留夫其不利之也而又非欲興之也而至于歸亳而不辭然則桀誠不足以有天下而天下果不可以無湯夫然後向之不取者恃以自決而不忍者亦以安而湯之伐桀天下始晏然無疑孔子序書曰伊尹既醜有夏復歸于亳伊尹相湯伐桀微伊尹雖湯亦無以自信于天下也哉周公之東征邦人有艱之者周公曰民獻有十夫為之也而後邦人無異議蓋嘗論之以湯伐夏猶假伊尹以信以周公伐商猶假十夫以信故夫湯周公有無心之實而伊尹十夫有無心之形與聲徒實而形與聲不孚為而動天下之兵者三代不為也嗚呼而况乎其實之先亡



也歟

比干論

李翰

昔商王受毒痛於四海德悖於三正肆厥淫虐下罔敢諫於是  
微子去之箕子囚之而公獨死之非捐生之難處死之難得死  
之難故不可死而死之是輕其生非孝也得其死而不死是重  
其死非忠也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國之元臣位莫崇焉崇高不  
可以觀其危親昵不可以忘其祖則我成湯之業將墜於泉商  
王之命將絕於天整扶其顛遂諫而死剖心非痛殷亡是痛公  
之忠烈也其若是乎故能獨立危邦橫抗興運周武以三分之  
業有諸侯之資用十亂之謀總一心之衆當公之存也則戢彼



西土及公之喪也乃觀於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喪存亡  
所繫豈不重哉太師存則正其統沒則垂其教奮乎千古之上  
行乎百王之末俾夫淫者懼佞者慚睿者思忠者勸其為式也  
不亦大哉而夫子稱殷有三仁豈無微旨嘗敢為之說曰存其  
身存其祀亦仁也凶其身存其國亦仁也若進死者退生者狂  
獨之士將奔走焉褒生者貶死者晏安之士將置力焉故同歸  
諸仁各順其志也

周論

蘓轍

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  
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予讀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夏商以  
為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為言猶曰  
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  
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  
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鬪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  
生不相養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家戚然不寧於中然後反  
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



于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飯土塹啜  
土鋤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至於周而後大備其粗始於父子之  
際其精布於萬物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謂文於  
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為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籩豆列其  
鼎俎備其醪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於  
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見以為神之縮之也體魄  
降於地魂氣升於天恍惚誕謾而不知其所由處聲音氣臭之  
類恐不能得當也於是終祭於屋漏繹祭於祊以為人子之心  
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

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恐父祖之不吾安也於是先黍稷而飯稻  
梁先大羹而飽庶羞以為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復  
以為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凡世之  
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  
然也仲尼區區於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  
之所難處至於毫釐纖悉蓋以為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  
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凌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為用文  
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  
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



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於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昏喪祭而不為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無唐虞夏商之質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為法也

### 文王論

呂祖謙

古今論無憂者必曰文王憂之深者亦莫若文王也夫文王果無憂也而奚憂曰憂不在于文王者深憂也憂而在焉非憂也人咸知有憂之憂而不知無憂之憂無憂之憂深憂也憂不在堯而有驩兜之憂者堯之深憂不在舜而有瞽瞍之憂者舜之深憂然則文王之憂其亦不于其身于其人者乎人皆曰父王季而子武王者文王可以無憂也予則曰無王季之父無武王之子無憂也父而季也子而武也文王之所以深憂也何者王季宜王而不王者也武王宜王而未王者也彼天下之人思



其所不王而疑其所未王文王之憂何如也雖然是憂也文王以為憂也易之他人則非憂也幸也廣土衆民君子欲之人之所同然也而文王則顧以為憂嗟乎文王之心其異乎人之心欵天下之生久矣尊卑之分不可易也而紂為之君夫紂誠君也文王誠臣也臣不可加乎其君者理也而天下亦必知其王夫文王固宜王也而文王之心則以為我奚王也岐山之民王之民也無王則無岐無江漢無東海北海而予奚彼以君之也今岐之民則曰是文王之仁也江漢之民則曰是文王之化也東海北海則曰是文王之善養老也嗟乎我何有于天下而天

下顧知有我也已而虞芮不質成于王而質成于我昆夷不遣聘于王而遣聘于我甚矣文王其無以謝天下也吾將有以率邠岐之民江漢之民東海北海之民與夫虞芮之臣昆夷之聘而歸之王可也是故姜里之囚人皆以為文王之不幸也而文王則以為宜也我無以取信于君而得罪焉者宜也君奚過哉是故易之書為明大分而作也自夫文王安于姜里之囚而不敢以過紂明夷養晦益堅事上之小心然後天下始曰文王聖人也聖如文王而且不敢過紂我何有哉是以當時之人怨不至叛而憤不至激者皆文王以身挽之也雖然文王固可以身



挽之也然文王能挽之于其身而不能挽之于其子孫能使其  
民之不叛而不能使紂之必改能遏汝墳之怨而不能止孟津  
之畢集能率天下以事紂而不能止牧野之投戈是則文王之  
憂至此不可釋也吾固曰憂不在于文王者深憂也不在其身  
而在其子孫者尤文王之深憂也文王望道之心何如哉惜也  
文王有此心而不得以如其願也昔者堯以天下與舜、逃之  
舜以天下與禹、亦逃之二聖人者逃之而不得免焉者也禹  
以天下與益而益之避卒得以遂其志吾嘗謂舜禹之心不得  
以如益也使文王前生于此時則堯自堯舜自舜禹自禹文王

自文王交相忘于無事之域縱有不得焉則猶可以為益之避  
而得以遂其心惜也文王不生于舜禹之時而生于商也觀此  
則可以知有周之盛矣



文王論

孫明復

左傳吳公子季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見舞象箛南籥者曰美哉  
猶有憾說者曰憾恨也文王恨不及已致太平意以謂文王不  
能夷商紂於當世取天下於已有遺恨焉愚甚惑之竊謂季札  
之是言也非知樂者也厚誣於聖人矣若果如季子之言也則  
是文王懷二以事其上匿怨以伺其間包藏禍心乃亂臣賊子  
矣何者以文王受封商室列為諸侯紂雖無道君也安得為人  
之臣有無君之心哉矧紂以文王為西伯位于諸侯之上賜之  
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紂之有德於文王也厚矣則文王宜乎竭



力盡能夙夜匪懈以事於紂也又豈可背惠忘施以怨報德將成于紀亂常之事執噫事必不然章章矣觀乎紂既失德毒流四海諸侯咸叛而文王事之獨無二心故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又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歟若文王猶有憾也則孔子何以謂之至德與仁厚者乎或曰史記齊世家叙太公之迹其後亦言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竒計若文王果無憾也則何得與太公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竒計之如是哉由是觀之則季子之言又何誣也曰此蓋秦火之後簡編錯亂司馬之長修史記叙太公之迹也不能實錄善事乃散取雜亂不經之說以廣其異聞爾斯固不足疑於聖人也嗚呼古稱二札賢明博達觀樂能盡知興衰而於此也何蒙暗頓惑之若是耶逮乎杜預服虔之徒復無卓識絕見以發明之斯又乖謬之甚也



文王論

陳傳良

吾于書得聖人之人於易得聖人之天堯舜之典直而大湯武  
之誓曲而重伊尹之訓峻厲周公之誥優柔聖人之事亦畧盡  
矣蓋至于易然後喟然嘆曰天下之難極于文王文王之心見  
於易古之聖人迫之而後應求之而後得者吾聞之矣迫之而  
愈不動求之而愈不可得者吾未之聞也於此得文王之天且  
天下之不能謝者時也萬物之不能逝者數也日之夕也暝月  
之晦也魄露之朝也晞水之春也泮其時至其數窮也固也彼  
天之雷獨何為其然邪方一陽之復五陰之剝也以理推之陰



古詩大卷  
猶怙其盛而不却以遜陽陽有寢陰之勢而無忌于陰剝復之  
交則陰陽之相戰也雷之擊宜先於陰陽之戰而乃伏其聲於  
杳冥無用之表蟄跳踉呌號之物於不食不飲而不病以死之  
中又進而臨進而泰凡天地之間風之披雨之偃形不能自緘  
氣不能自秘而雷猶偃然文王取焉以重易之復而微其意于  
繫之辭曰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噫彼之數也宜出此之時也宜  
入天下之勢又方來而不容禦從而為之則于道虧卻而不為  
則于民病出入之交必有受其傷者矣犯出入之機而不傷雖  
朋來也而可無咎惟易之復也有之故用其至神伏其道而蟄

其民謝適至之時而逃既窮之數噫禹不能避謳歌訟獄之歸  
湯不能使僂者之無怨故禹而辭歸者弗受之也則天下必以  
為異湯而僂死者弗恤之也則天下必以為忍夫使一人而有  
異禹之言而後禹從切聽之則人將以禹為要已使一人而其  
怨傷之言而後湯從而為之則人將以湯為要已夫如是則歸  
天下而不可以居是故禹不敢忍而後天下安夏湯不敢忍而  
後天下安商周文王也夷其明于虞芮質成之後而避禹之所  
不能避化妝墳之婦人悲王室之如燬而無異心而使怨湯者  
無敢怨避禹之所不能避使怨湯者無敢怨而沒其身焉以臣



古詩大卷  
卷七  
三十一  
於商迫之而不能動求之而愈不可得而天下之民卒立武王而君之曰西伯之子也而不曰其要我也其屬我也噫禹湯猶人也文王其天矣哉

西伯論

梁肅

太史公曰詩人道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遂追王太王王季改正朔易服色十年而崩或謂大雅序文王受命作周恭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妾徵二經以實其說予以為反經非聖不可以訓莫此為甚焉嘗試言之夫惟聖人無作作則為萬代法仲尼美文王之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又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未有南面稱王而謂之服事易姓創制而謂之柔順仲尼稱武王之烈曰湯武革命又曰武王未受命未效受之而子後革命父為天子云未受



古論大觀 卷七  
當武王之會盟津也告諸侯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以誓師也曰  
惟九年大統未集于小子其承厥志孰有王者出征復俟天命  
天統既改而復云未集禮太傅稱牧之野既事而退遂柴于上  
帝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改正朔殊徽號若虞芮之歲稱王則不  
應復云追王王制既行則不應復云改物是皆反經者也夫大  
者天地其次君臣聖人知定位之不可易也故制為上下之禮  
財成天地之道使各當其分而不相間若億兆之去留天命之  
與奪則存乎其時聖人順而行之故謳歌所歸而舜禹揖讓桀  
討惡盈則湯武放伐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不得已而為之者也

若殷道未絕紂凶未極而遂稱王以令天下則不可謂至德也  
已此其非聖者也予以為大雅作周之義蓋取夫積德累仁為  
為海內所歸後武王因之遂成大業非所謂革命易姓為作周  
也泰誓紀年蓋武王周公追考前文陳王業之盛自虞芮始故  
斷為受命之歲仲尼憲章文武故因而序之 十有一年武王  
伐殷非所謂自稱王而為之數也文王既歿經義斯在如曰不  
然以俟君子



西伯論

歐陽修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為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以疑其難制而患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為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于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于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



古詩九卷 卷七 三言不國  
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  
事于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于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  
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  
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  
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  
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  
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  
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于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  
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

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耳是以西伯聽  
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  
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  
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  
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  
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  
下其事大于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  
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稱  
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



王畢喪代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代紂出于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遭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紛以惑亂當世于是退而修六經為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于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以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

武王論

王十朋

事有出於千載之遠而傳聞之不同吾將奚所考信邪愚曰聖人之言可信而時人親見之言亦可信也千載之事必存之於書是書出於聖人則可信不出於聖人則可疑吾非信書而信聖人聖人之言如此吾是以知其如此也千載之事當時必有親見之者親見之言可信傳聞之言可疑吾惟親見之是信而缺傳聞之疑可也彼有聖人之言與時人親見之言兩不同焉則吾將誰信亦曰槩之以理而已矣書載武王伐商之事與時人親見之言不同學者疑之異論興焉此固宜槩之以理者秦



誓曰惟十有一年者果誰之年邪上不繫之文王是必武王十有一年也武王果即位十有一年而後伐商邪史記載夷齊扣馬之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武王必不歷十有一年之久而不葬其父也書出于天子之所序萬世之所取信而夷齊文武王同時之人亦不可以不信二者俱可信而其說不同則學者不得不疑而異論不得不興也漢儒之說曰文王之時虞芮二國質成于周諸侯並附以為文王受命之年文王自受命九年而卒故武王曰惟九年大統未集是也武王終三年之喪然後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故并文王受命之年而數之

稱十有一也嗚呼果如是說則是文王受命稱王於商紂在位之時孔子何以稱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乎是求十有一年之說不通而誣文王命不臣之地也近世大儒歐陽子作秦誓論斷然惟書之是信而破漢儒之說曰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耳復何疑哉歐陽子之言甚辯而近正然不信遷史載伯夷之諫非春秋所謂以信傳信者愚切謂書之所載者是遷史所記亦不虛十有一年者非武王即位十有一年周家受命之十有一年也或曰子方謬漢儒之誣文王何為復取受命之說乎曰文王非受命於天受命於商也文王自姜里



古論大觀 卷七  
之囚還而紂以弓矢斧鉞賜之使得專征伐自是而後文王始居方伯連帥之職五侯九伯得以征之於是有湯密伐莒戡萊之事自受專征之命至九年而卒然則文王受命者是受商命以專征伐非受天命以自王也武王嗣位二年繼文王征伐而觀政於商秦誓之作在周家專征十有一年之日武王未有天下之初不曰惟武王十有一年而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則其旨可見矣是則書與史記之年皆可信而漢儒之論歐陽子之所疑者皆可得而決也或曰子信聖人之書與時人之言而孟子不信武成非邪曰孟子非誠不信書也以不信而救弊也

武王雖以至仁伐不仁然兩兵之交寧無血刃者乎血流漂杵雖記事者未免文勝質而不可謂之盡無也當戰國之時有爭地爭城之戰盈城盈野之殺好兵之主與夫貪功樂禍之臣蓋有以牧野之戰藉口者矣故孟子以不信而救之也春秋之法信以傳信者也疑以傳疑者也不敢以其所傳聞忽其所親見是亦教天下之信也况秦誓信書馬遷信史理有足信者乎愚故曰聖人之書與時人親見之言皆可信而二說不同者槩之以理而已



